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702478

10位ISBN编号：7544702472

出版时间：2007.10.24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

作者：艾伦·布卢姆

页数：348

译者：战旭英,冯克利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内容概要

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，品评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、洛克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，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，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，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作者简介

艾伦·布卢姆（1930-1992），美国思想家、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，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，获博士学位。

曾任教于耶鲁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特拉维夫大学、多伦多大学，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授。

著作有《莎士比亚的政治学》（1981）、《巨人与侏儒》（1990）、《爱与友爱》（1993）等，译著包括卢梭的《爱弥尔》（1979）及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（1990）等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书籍目录

序（索尔·贝娄）前言 引言：我们的美德 卷一：大学生白板 典籍音乐关系 卷二：虚无主义，美国的风格 德国思想的联系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自我创造力 文化价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们的无知 卷三：大学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六十年代学生与大学 索引 译后记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章节摘录

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。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，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（这通常是它的自称）的形态、传统和仪式。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。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，翻译过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和卢梭的《爱弥尔》。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，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，因为他目光犀利，勇气可嘉，而且博古通今，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“高级学问”的大观察家。

但是，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，也不是讽刺作家，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。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。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——他们肯定会听的，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。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，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马基雅维利、卢梭和康德，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：“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，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、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，……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。事实上，这只包括很少的人，他们是真正的朋友，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。……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。按柏拉图的观点，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，唯一真正共同的善。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。……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。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，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。”

对现代读者来说，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——“真理”、“智者”、“善”、“人”——而不受用，但我们不能否认，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，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“价值观”的浅薄、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。

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。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，道出了肺腑之言。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、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“自然哲学”的分离、人称“文化相对主义”的现象或MBA（工商管理硕士）真实的基本含义时，他下笔别具一格。他时常一脸愠怒，咄咄逼人，不怀好意。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，他称其为“久已沉没的大西岛”，我们重新回到那儿，力求“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”。

“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，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……”还有，“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，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，在那儿闲荡。……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）对历史毫无用处……”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，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（或许我应该说，用其糟粕）发起猛攻。身为学者，他想给我们启蒙；身为作家，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，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，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，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。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，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，但它也提醒我们，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。

布卢姆告诉我们：“贯穿全书，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对我来说，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，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。”

学界中人，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，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、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。

可见，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，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。（既然他能个性十足，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。）

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；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《会饮篇》以后说，如今很难想象那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，“那时人们友善和睦，富有教养，生气勃勃，彼此平等，既开明又自然，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。

但是（布卢姆补充说），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。

其实，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，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，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，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。

可是，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，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，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，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，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。

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。

……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，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重现。

……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。

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。

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，几乎不可能发生，却一直存在着。

”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，被它深深打动，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。

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，父母都是移民，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，我的犹太血统，我的环境（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）和我所受的教育，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，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。

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，若是完全依赖，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。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：“告诉我你的来历，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。

”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，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。

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，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。

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，但我从未被利益、功利、审慎和生意所俘获。

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，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。

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，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。

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《创世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。

所以，如果这个大千世界，这个花花世界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，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。

但是，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。

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，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。

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，我是个热情（狂放）、乖戾、不愿随俗的学生。

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，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。

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，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，转而去读克鲁泡特金的《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》和列宁的《怎么办？》。

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。

我宁愿自己去读诗，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。

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，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。

我很快意识到，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，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——芝加哥——的年轻人，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。

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、钢铁厂、货栈、简陋的工厂平房，还有灰暗的金融区、棒球场和拳击场、机器人般的政治家、不准打群架的禁令，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，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坚硬黑幕。

根据高雅的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，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。

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，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，它更有效率，更生机勃勃，更自由，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，但是说到艺术，正像温德姆·刘易斯所言，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，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。

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，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的美国。

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，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，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，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，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——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。

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，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。

在这方面，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，我发现自己“处境尴尬”。

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，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，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，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、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，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。

当然，我是个自修者，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。

一位勇敢的新人，19世纪的小说家，曾大胆地进行猜想、冒险和推测。

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。

巴尔扎克宣称：“这个世界属于我，因为我理解它。”

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，这本通过自修，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，会遭到“有学问者”的封杀，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，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。

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，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。

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，似乎是在摆架子。

我乐于承认，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，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，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。

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。

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，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，或只是装装样子，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。

所以，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
另外，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。

“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，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，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。”

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。

你把它献上祭坛，希望得到接纳。

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，变成该隐。

你也许很天真，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，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。

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，以后也许会明白。

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。

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。

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。

譬如，我想把《赫索格》写成喜剧小说：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，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，他变得失魂落魄。

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，写一些悲伤、尖刻、讽刺、放肆的书信，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，而且写给一些伟人，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。

在这种危机时刻，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，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？

这个遭受打击的人，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，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，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，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。

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，他写道：“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。”

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，他曾经说过“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。”

《赫索格》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。

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，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有些人觉得，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，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。

然而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！

有人回答说：“如果这是你的目的，你可就彻底落空了。

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，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，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。

”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，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。

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，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——经济、政治、核废料的处理，等等。

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他们想放松一下，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。

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，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，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，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，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。

在《赫索格》的结尾部分，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，“高等教育”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。

到头来他会领悟到，在应付生活方面，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（在大学里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、女人和家庭呢？

），用体育比赛的话说，他又回到了起点——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，回到了平衡的原点。

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。

是的，可他又能怎样呢？

有时，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。

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。

也许它很难被发现，因为在人生的中途，周围已是杂草丛生，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。

然而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，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——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。

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，把一切理出头绪。

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，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。

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，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，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，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。

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，在一件事上搞错了——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。

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，那么诗人——艺术家——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，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，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。

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，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，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。

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，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。

因此，艺术家，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，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。

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，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，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。

在我看来，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，我在摒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，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。

正是在大学中，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，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、心理学、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，当然还有哲学（包括逻辑实证主义、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，等等）。

我甩掉多余之物，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，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，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“外部世界”的圣殿和避难所。

远离喧嚣的大都市，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

所以，我从来不是“激进的”中欧小说家所称的“校园作家”。

恰恰相反，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，这使我能够（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）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，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·维达尔“原创的”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《星期日副刊》的“黄祸”主题，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在这极具煽动性的“激进”作家的狂暴姿态中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。

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，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。

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，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，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，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。

但是，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“正面的”参与角色，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“问题”的逆流之中。

全神贯注于健康、性、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，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，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。

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，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。

“圈内人”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“圈外人”一模一样。

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，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，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。

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，在于它不但有论证，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。

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，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，现代民主源自何处，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、洛克、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。

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，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。

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。

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，那将是非常遗憾的。

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，值得细细研究。

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，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。

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，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，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附冯克利先生《南方周末》书评 冯克利：以古典情怀针砭现代性的困局——评布卢姆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 按我的经验，若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能大谈尼采、海德格尔、弗洛伊德甚至福楼拜，不管他说的是否在理，一定比那些只会跟着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或洛克学舌的先生更受追捧。原因自不待言，他能戳到人的灵魂，而在霍布斯或洛克等人看来，现代政治是不应摆弄灵魂的，这是个很麻烦的东西，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。

所以，1988年的美国文化界发生过一件怪事。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一次讨论大学文科教育前景的学术会议上，衣冠楚楚的学者们一反平日这种场合应有的礼数，个个怒气冲天，就像到麦加朝圣的人踏上了驱邪桥，一起把石头扔向恶魔。那个成了众矢之的的人，便是在芝加哥大学多年讲授政治经典的艾兰·布鲁姆，他头年出了一本叫做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（Allan Bloom, *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*）的书，专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“灵魂”。

他端起火力十足的排枪，对美国文化的主流人群喜爱的东西，几乎一个也没放过。好在天真的美国人很愿意听听高人如何骂自己，所以这本并不太通俗书面世后，居然能创下销售75万册的佳绩，荣登《纽约时报》非小说类的排行榜。

看一下被布教授纳入火力范围的东西，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触犯众怒了：文化多元化，政治世俗化和权利化，女权运动，价值选择和自我肯定，乐观主义，平等精神、性解放和摇滚乐，讲求理性以及促进种族和谐的努力等等，甚至包括宽容。

布鲁姆对这些东西摆出的姿态就像京戏里的脸谱，让人一眼即可看出属于哪个行当；原因似乎也很简单：他本人喜欢的东西，在那些劳什子里一概阙如。

我们外人眼里活力四射的美国文化，在他看来简直已经病入膏肓。

至于他到底喜欢什么，却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的清楚。

古典品味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，布鲁姆的古典素养十分了得。

我们这里一些提倡“读经”者想必乐意把他引为同道。

不过，他虽然对希腊罗马和启蒙运动前后的经典文献烂熟于心，却不是个不知魏晋的学究。

此书能够风靡一时，端赖他还有着不为一般大学者具备的特殊本领。

他能用一只眼瞅着经籍，另一只眼紧盯身边的文化潮流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一个目光敏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。

他讲述的很多内容虽属老旧，却都是在为现时代把脉，与眼下的文化生态紧紧钩连在一起。

不消说，他也最易犯下这一路保守派常有的毛病：喜欢拿古人最好的东西来跟现时代的乌七八糟加以比照。

在谈到现代性的症结时，布鲁姆的立场是很明确的。

洛克把权利观教给了美国人，斯密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利用权利积攒财富，但彼时的“权利”（rights）中蕴含的“自然正义”（Natural Right）却被遗忘了。

西谚有云，“能力不济，谈何义务”（*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*），既然自然没有赋予人达于至善的能力，我们便常以此开脱自己。

可是在布鲁姆看来“自然”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，它是本然为善的，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，只是世人不再想倾听它的教诲了；我们并非没有能力，而是丧失了培养这种能力的勇气。

于是便有了对罗尔斯的苛评：他不过是个价值相对论的应声虫，《正义论》“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人，物理学家或诗人不可轻看一生蝇营狗苟或从事轻薄下贱活动的人。”

这种蠢话意味着不应“寻找本然之善，就算找到了也不应推崇”。

能从罗尔斯读出这种结论，未免有些意气用事。

实际上，对于大法官霍姆斯、杜威、贝克尔和罗尔斯等人，布鲁姆一概嗤之以鼻，因为他们都想把整全的美德赶出政治和法律大卖场。

这不免使人对于应否严肃看待作者打个问号。

为了理解布鲁姆何以有如此偏执的立场，你必须猜测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，而那是现代人一向拙于应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付的。

正是由于这个更深层的理由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他为何会对他所推崇的那些思想家受到的批判只字不提，浑然不觉地畅游于古典文献的内在紧张之中。

柏拉图玩的是乌托邦这把火，但他也比当代大学生更清楚何为性爱，甚至讲起变童癖也比今天的同性恋更高明。

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，但他也讥讽对肛门的理性研究。

卢梭、尼采和韦伯既是现代性的大宗师，又是它的颠覆者，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只是改起来力不从心。

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，但“古希腊的新鲜空气”散发着“强健的道德和美学”气息，为建立公社提供着不竭的动力。

建国之父们为美国人确立了宏大高远的立国原则，但他们对人性中阴暗一面的警悚在布鲁姆笔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通观全书，布鲁姆始终表现出一种营造“严肃生活”的高超能力，但常让人搞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作者。

这种暧昧的态度，在对德国哲学的描述中（见卷二“虚无主义”）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必苛责于布鲁姆，毕竟他所讨论的很多思想，本来就是在是是非非之间犬牙交错的。

但我还是觉得，他似乎执意要把那些贤哲放在另一个善恶平台上，他们就算犯错，就算放荡，就算荒唐，就算游戏人生，也不跟我们在一个层次上。

不守妇道的包法利夫人是不能跟克莱默的老婆同日而语的，前者能从一个糟老头脸上看出旧制度的辉煌，后者只是想逃出去爽一把而已。

以此推测，布鲁姆厌恶现代社会的那个更深层的理由，也许可以归结为：肤浅的当代自由失去了古典品味。

但是，你千万别以为他对现代人的指责全是意气用事的发泄。

他这样说是有着相当多的实景观察作依据的。

他虽然戴着古典的有色眼镜，对美国当代文化，尤其是大学生的“生活方式”，却有细致入微的观察，所以他才会踌躇满志，自诩此书为“发自前线的报道”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编辑推荐

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是最动听、最精致、最博学，而又最危险的传单。

——本杰明·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。

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：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，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。

——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，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。

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，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，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。

——索尔·贝娄 1987年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构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，除了盘踞畅销书榜首长达一年之久外，在学术界内的影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

几乎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，论战激烈程度堪称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。

该书虽然表面上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与青年状况，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整体性批判。

<<美国精神的封闭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